

古

廟活菩薩

孫銘勲著

從神權高於一切

到童權高於一切

陶知行題

陶知行主編 孫銘勳著

曉莊叢
書之一

古廟活菩薩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初版發行

曉莊叢書之一

古廟活菩薩「全一冊」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主編人 陶知行

著作人 孫銘勳

發行人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兒童書局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老靶子路
北江西路口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捧着一顆心來
不帶半根草去

新安小學同志

陶知行題

獻與

犧
牲
主
義
之
注
母
躬
行
實
踐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江南」！這是一個多麼甜美而令人神往的地方！有史以來，不少的詩人文士替她歌詠，不少的帝王才子向她流連，簡直把她讚仰得成爲上比天堂的勝地。至於只隔一水的江北，好像從來就很少有人向她垂過青，尤其是「一二八」的國難，把許多漢奸的帽子加在「

江北人」的頭上，於是這「江北」二字，更是討得人嫌。

所謂江南的勝地，並不是指長江以南的一切地方，僅僅是包括了江蘇南部的蘇、杭、寧、滬，而江北也僅僅是指江蘇北部的淮、揚、通、海。

在這被人討厭的江北的運河岸上，有一個古廟裏的學校，她是從混亂的鬥爭中產生出來，又是在艱難困苦的進行中建立她的基礎，而現在正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向前穩進。她的本身，負得有時代的新教育的使命，又具備着整個破落而日趨於大轉變的中國社會的縮形。她的年齡雖已過了進幼稚園的四足歲，但一向是潛伏在陰沉的黑暗的底下層而未曾被人聞知。現在，我概要地把她的過去現在介紹出來，請一般留心教育的人們，耐着性兒看下去吧！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而想家天下於億萬斯年，遂逼迫着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劉邦做了皇帝，把勞苦功高百戰餘生的韓信封爲淮陰侯，這淮陰，便是如今掌握着蘇北魯南的運河交通

樞紐的清江浦。

韓信功成身貴——雖然不久也就受了兔死狗烹的殺戮——以後，他少年落魄時的遺風軼事，當然流傳人間而昭示簡冊。回憶我們在小學時讀到韓信的故事，都能够在小小的心靈深處，發生出無限鼓舞的熱忱。但這少年韓信的許多故事，並不是出在清江浦，而是出在清江浦之南三十里地的淮安。淮安城內，現今有一條街的名字叫做「胯下橋」，在這一條街與另一條街橫直相交的十字口上，雖然怎樣也找不到一點橋的痕跡。但空中却有「胯下橋」三個大字，隱現於灰暗剝蝕的紅色的木匾上，據說：這就是少年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地點。出了西門，沿着運河向北前進，約三四里地。在河堤的東面，矗立着一道高大的木牌坊，上面有閃耀着金光的「釣魚台」三個大字。任你是怎樣生疎的客人，只要懂得韓信的故事一看見這三個大字，便能夠想到這就是少年韓信釣魚的陳跡。你的目光從牌坊的大門內直射進去，便可以看出裏面有生着葱葱鬱鬱的蒲草的一個大湖。倘若你有功夫走進牌坊裏去一看，便能夠得到欣賞乾隆皇帝親筆題詩的御碑，更有幾千年來永垂不朽的石刻的「韓侯釣台」。而矮小，陰

森，卑濕，污穢，齷齪，與我們腦海裏的想像相差太遠的漂母祠，也就建築在這裏面。這些，都是後人爲欲崇德報功而不能不給他留一個永久的紀念。雖然韓信這個人是值得我們用現在的時代意識給他作一評價，但我們看到他的這些痕跡之後，心裏也不能不發生出一番思古之幽情。

但據另一方面的傳說：韓信雖然確實是生長於淮安，也確實在淮安城內因爲吃了豬肉沒有錢還賬——史書上不是這樣寫——而受過屠戶的胯下之辱。也確實在城外的湖上釣魚又兼爲漂母看衣服——史書上也不是這樣寫——而受漂母的一飯，但他的台，她的祠，當初並不會建築在淮安。只因後來淮安成了附近六七縣的首府，掌握着附近六七縣的政治的最高權威，爲了要有些特殊的點綴起見，這府台當局就不能不用他的政治的權威把這些古跡從別地搬移到這裏來，這一說却也有相信的可能，但我們也不敢斷定他是真是假。我們沒有胡適之的餘閒，雖經故老嘖嘖口傳，也不必多費精神去考據了。

你瞻仰了釣魚台及欣賞了漂母祠之後，覺得無聊得很，於是向後轉，走出大門，再沿着河堤向北前進，大約走到半里路的地方，便遇着一道上面寫着「枚皋故里」四個大字的磚築的大門。進了大門，便有許多矮小的茅房草舍連接着靠在河堤下面。本來，這些茅房草舍是建築在河堤上面的，只因河水泛濫，三四年便有一回。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人們，除了用唱大戲或唸經禮佛以請求金龍四大王的哀憐而外，還不得不把他們附近河堤的田地裏的泥土挖來修築河堤。於是這河堡便漸漸地漸漸地比房屋還要高了。

河裏有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木船，這些大大小小的木船之中，有的是只在這裏停泊一夜，便分向南北趕他們的行程；有的是在這裏裝載或取下往來的貨物。從鎮江開往清江浦的小輪船，每天下午四時在鎮江出發，在半途停泊了兩夜之後，於下午四時經過這裏逆流而上，約六七時許即可到達目的地。從清江浦開往鎮江的小輪船，則在早上十時許在這裏停泊，然後再順流而下。倘若不是遇着冬天河水結冰，或夏天大水冲毀河堤的特殊情況，每天總有幾隻

一下的輪船，行旅往來，是有着相當的便利，河堤上面，有着許多成羣結隊至少在三十部以上的黃包車。黃包車在一年以前並不會有這麼多的數目，只因去年「一二八」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炮火把開北，吳淞，江灣，轟炸成爲一片焦土以後，許多皮黃骨瘦的工人，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給他們流那不會流盡的最後的一滴血汗，於是他們感謝昭和的皇恩，回到故鄉來和他們的家人團聚。然而團聚自然是團聚了，但一天缺乏了三頓飯，他們還是不能安安閒閒地樂敘天倫。於是這拖黃包車的一件事，便是一條簡切便當的謀生的道路。黃包車既是驟然增加了許多，而這以拖黃包車爲解決一日三餐的飯碗數，也就驟然減掉了不少。所以，若果有一個可以坐黃包車而又想坐黃包車的「人」從這裏走過，便立刻有七八個車夫把他們的脚步加速度地上來招攬。說到價錢，自然也就比一年以前便宜得多。比如從這裏到清江浦二十五里路，在一年以前要四角錢，現在則只消三角或二角五便可以坐了。此外，尚有從清江浦到揚州的長途汽車，但價值太昂，不是普通的一般人可以有資格享受。

這些茅房草舍裏的人們，爲着供給客人們的需要而自己也可藉以糊口起見，有的便賣着

燒餅油條，有的便賣着大麵稀飯，有的開着小小的菜館，有的開着簡陋的客棧。在茅房草舍以外，又有着許多來自遠方的流浪者，用幾張蘆蓆搭成一個高不到三尺的篷子，這便是他們一家老小男女五六口人的安樂窩。他們不務農，不經商，而唯一的職業便是在運河裏挖一些黏土來製造兒童玩具。他們在中國的兒童教育界。實暗暗地掌握着很大的威權。由他們手裏製造出來的一套又一套的泥偶人，其用途不也等於福祿培爾與蒙特稜利的恩物嗎！

在不多年前，大約是碧眼黃髮的洋大人還沒有踏進中國的版圖而津浦鐵路也還沒有修造的時候，這裏是一個很發達而曾盛極一時的鹽運碼頭。現在，倘若你在河堤上向東轉，穿過茅房草舍而朝着黑暗仄狹的街道上走去，這一條街的長度也需要二三十分鐘的時間才可以走完。這條街上，曾經居住過許多富商大賈，也曾經流連過許多達官貴人。現今雖已時移世異，當然令人覺得晚景荒涼，然而當年的茶樓酒館歌台舞榭之類，尚有許多在這荒涼的晚景裏度着他們的餘年。綢緞店，布疋莊之類的商號，也有許多在這荒涼的晚景裏掙扎着他們的殘喘。在今年——民國念二年四月以後，許多綢緞布疋的商號，都一齊減價大拍賣，就他們

自己以及別的知道內情的人說起來，他們的確是削本賤賣，而買的人當然也較之以前得了很大的便宜。

由於上面這些現象，再看看路上的垃圾糞便，室內的灰塵蒼蠅，以及蓬首垢面的女人，赤身裸體的孩子，便可以無疑地斷定這一地方的經濟狀況是呈顯着不景氣的現象而日趨於破落。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潮，不特弄得倫敦會議只讓李維諾夫一個人滿載而歸，而且也已經打到了這裏的每一人家的門背後了。

「余哀王孫而進食」的漂母，當年便是住在這條街尾的一角。在詩壇上樹起「七發」的枚乘，以及可以比擬東方朔的枚皋，他們父子倆也是孕育在這條街上的空氣中，至今猶有一所「枚里小學」以紀念他們的故址。在大清時代聲威煊赫的翰林，現在也還有一個健在人世，閉戶讀書，翹膝掀髯而喟然感嘆這人世的一代不如一代。

當年的繁華雖已不堪回首，但這一小小市鎮上的學齡兒童，據十九年的調查，居然還在壹千名以上。至於這市鎮上當年繁盛時的人烟有多少，當然也就不必再來嘍舌了。

這市鎮的名字便叫做「河下」。

這市鎮當然也有着他的四通八達的道路，北面，順着河堤可以直達清江浦，南面，順着河堤穿出「枚皋故里」的大門可以直達淮安的西門。東南方則有一條蜿蜒三四里長的大路，達於夾城的通衢門而入老城的北門，這條路的西端便是市鎮的南角而接於河堤。牠是用許多由遠處運來的大青石鋪成功的，這些大青石也隨着時代的命運而日趨於沒落凋零，雖然已有許多失了踪跡而且令人無從進尋，但現在牠依然佔領着大量的光滑的平面。在這許多光滑的大青石上面，還零零落落地刻着許多蓮花，因而這條道路也就以蓮花爲名。

「蓮花街」。

雖然冠上了一個「街」字的頭銜，但牠確實只是一條封建社會的農業文明的道路，而不會具備着一般人眼光裏的「街」的模型。牠沒有瓦屋雲連的商店，而只是一個人烟寥落的散

農村。東端靠近夾城的通衢門處，很散漫地住着三十來戶的農家，西端靠近河堤的農家，也總共不到十戶。這四十來戶人家的農事，不是種稻或種麥，每年除了以少部份的時間栽植一些蔬菜而外，其餘大部份的時間便是剝蒲。蒲，是一種留根多年生的水草，在栽種方面是簡直不費什麼功夫，而全部的功夫便只是剝。蒲草在春初發芽抽條，到春末便高到四五尺。農家的男子便脫掉衣袴到水裏去割起來，婦女們便整日半夜地從事於剝。她們剝蒲所用的工具，只是她們的手指，間或也用一些竹片或銅片做成的小刀。她們的手指與小刀在蒲草身上的振蕩，居然也會發出一種有節奏與旋律的交響樂，蒲草割了又長，總共春末夏中秋初可以割三次。春末夏中割下來的蒲草，把牠根部的中心裏的嫩葉取下來，是一種味極鮮美的蒲菜。牠的粗老的部份，便全是用作編蒲包，打草鞋，搓繩子。蒲包的用途是裝鹽或鹽菜，也可用以裝蠶豆，黃豆，或棉花，草鞋與繩子的用途比較狹小。因而出產的數量也比較稀少。用途最廣大的既是蒲包，則出產數量最多的也是蒲包。但她們一年除剝的時間以外，便很少有時間再來從事於編，而且本地對於蒲包的需要也不多，所以這蒲草的大部份便是從運河的

木船輸送到旁的地方去。說到價錢，初上市的蒲菜可以賣十五枚銅板一斤，此後便漸漸減低到十枚八枚六枚不等。至於粗老的蒲菜，幾年前可以賣一元五至二元一石，至前年大水爲災以及「九一八」「一二八」的國難以後，便減低到一石只值一元或七八角了。但遇着河水泛濫，蒲包可以裝着沙土去築堤，或者用以填補已被河水冲毀的堤口，因而在兩三天之內，蒲包的價錢可以驟然增高到兩三倍，這是他們一個發財的機會，便整日整夜地忙碌着用蒲草來編成蒲包以應這急時之需。既然這河水泛濫是他們的一個發財的機會，當然他們的心目中也免不了常常希望這河水的到臨。雖然這河水陡漲時的短期的高價補不了河水退縮以後的長期的黯淡，但這眼前的福利也不亞於五千萬元的美棉美麥。然而他們實際並沒有得到什麼肥肉可以吃，所以終年的忙碌，也只落得住着矮小污穢的草房，穿着破爛而不能蔽體的粗布衣服，吃着粗糙無味的淡菜淡飯。更不會有什麼餘閒來做精神上的鍛鍊，用許多大青石來刻上蓮花以鋪成道路，好供給他們散步時有藝術的欣賞。而且在這條路旁也找不出一點可以供人憑弔的廢墟，當然牠不曾有過什麼了不起的繁榮。

為什麼在這許多光滑的大青石上面，會刻着許多蓮花？這也有一段特殊而平凡的史實。

從河堤上踏着這條路向東走去，走到佔全路長度約三分之一的地方，便有一道磚橋，橋下水深，橋旁又兀立着一根六方形的石柱，柱上刻着鎮壓妖魔的靈符。因為從河下鎮的中心點坐小船達到淮城的中心點必須走這道橋的下面經過，這道橋便掌握着淮城與河下之間的水陸交通的鎖鑰。雖然從這橋上來往的行人以及在橋下來往的畫舫每天是不能計算其數，但據說這橋下是有着吃人的妖魔。

若干年前的某月某日，有某街某巷某家的某要人，從這道橋上經過，無故蹈水而死，這死，既是出於無故，而且死者又正是壯年時代，還沒有達到該死的時辰，當然他本人是極不願意，因而他的含冤莫白的精靈，便常常在家人中間來作怪，從夢中指示他的家人要到某處去請某個極有靈驗的和尙來替他唸經，超度他的亡魂。發財人的錢應該用在這些事件上，當然是正大光明。於是，經過了相當的手續之後，這位極有靈驗的和尙也就命駕而至，在橋旁修造了經堂，他的唇舌、就要在這香燭紙錢的烟霧中作四十九天的勞頓。而活人，亡魂，妖